

海外观察

## 谁说TPP对中国肯定是坏事

□刘洪

对中国经济而言,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是一个严峻挑战,必须审慎应对。但一些人言之凿凿地认为,这将是中国经济的末日,显然是夸大其词,更是严重地低估了现实的复杂性和中国的应变能力。

从表面看,TPP标志着这个世界上最大自贸区的诞生,经济规模占到世界总量的40%。但TPP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必定是有限度的。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经济总量不等同于相关贸易。TPP只约束12个缔约国间的贸易。而这12国内部贸易还不及中国一家的外贸总额。对TPP中的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而言,中国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也还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TPP即使大大利好12国内部贸易,但他们的与中国贸易同样不可或缺,因TPP出现严重倒退,对这些国家自身经济也是重大冲击。

第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仅仅是价廉物美,还有较好的营商环境及产业链的完整。不然,墨西哥早就与美国缔结有特殊贸易关系,为何在很多领域竞争不过中国?同样的,东南亚很多国家成本已低于中国,但很多转移过去的工厂还是要回流中国。TPP会利好一些国家,会给中国制造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应对得当,肯定不是灭顶之灾。

第三,尽管中国经济治理中有颇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能维持30多年的高速发展,政府的有为不容否认。当然,有些措施需要改进,垄断问题需要解决,但它拥有的应变能力,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家。过去30年,中国崩溃论已风行过很多轮。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其实,换个角度看,TPP对中国何尝就没有积极意义?可预见的至少有三点:

第一重积极意义,鞭策中国寻求规则制定权。

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说法,之所以推出TPP,原动力就是对中国规则制定权的恐惧——“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

一个规则的制定,关系到一个产业的繁荣还是衰亡,关系到几千亿美元乃至过万亿美元走向。正是因为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美元成了无法撼动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获取了丰厚的铸币税。

美国看到了挑战。“一带一路”的出台、亚投行登场以及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的亮相,都充分说明中国正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虽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不会挑战国际秩序,但不合理的秩序显然需要恰当改变。

TPP是按美国规则制定,但这势必刺激中国制定出更多因应规则。竞争必然会提升博弈水平。TPP谈判已推动中国和韩国、澳大利亚缔结较高水平自贸协定,在多边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自贸谈判也在加速进行。

第二重积极意义,促进WTO改革求变。TPP粉墨登场,固然有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考虑,但客观上,也同世界贸易组织无所作为有着密切关系。

以削减贸易壁垒为任务的多哈回合,虽谈判十来年,但进展极其缓慢。南北矛盾尖锐是根源。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开放工业品和服务市场,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降低农业补贴并开放农业市场。多边妥协的谈判机制,更使各方互不相让,扯皮也就没完没了。

也难怪《金融时报》惊呼:正当全球经济需要强有力的引导之时,WTO却形同虚设,以至于在某些时候,WTO不过沦为双边贸易诉讼的仲裁机构”。

尽管美国有私心,但TPP在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很多领域的高标准,还是体现出自由贸易的本领,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TPP由此被认为是“升级版WTO”,不是没有一点道理。WTO要不被边缘化,就必须有大动作。

第三重积极意义,倒逼中国加快改革。对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而言,重大的改革往往必须在一定压力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看,TPP是重大挑战不假,但对中国深化改革也未尝没有积极意义。

如上所述,TPP一些条款,虽然严苛,但也不无可取之处,可以说给改革中的中国树立了标杆。中国与其他国家缔结自贸协定时,肯定也会有所参考。同时,越南作为与中国国情类似的国家,如何转型适应TPP,更好比是给了中国一个绝好的观察对象。

而且,TPP不仅仅只是贸易,还牵涉到外交、内政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坦率地讲,有些领域改革之所以在中国裹足不前,原因不外乎是触动利益触及及灵魂还难。有了TPP的严峻挑战,相关领域必须加快改革。

TPP不是洪水猛兽,更多是一种镜鉴。它提醒中国,不进则退,当下要做的,就是研究新规则,适应新规则。更重要的则是,引领并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新规则。

海外聚焦

# 精算师辞职打造美国新中餐

□本报记者 黄继汇 纽约报道

“中餐在美国餐饮市场有‘痛点’,家庭作坊式,食材不够好,这样的状况限制了行业发展,我们希望变革中餐烹饪方式,打造健康快捷的中餐,通过互联网销售送达全美,让美国人吃到健康营养的美味中餐,全面升级中餐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说起自己的创业项目“酷谷厨房”(CUCKOO KITCHEN),王瑞滔滔不绝。作为“酷谷厨房”的操盘手和合伙人之一,谁能想到这位清华学子,几个月前还是一家著名保险公司的精算师。

### 互联网思维做中餐

2012年,王瑞利用业余时间,在纽约开办了“秦哥夹馍”,把西安的传统小吃带到了美国,打出了名气。凭借着精算师的细致,他把“秦哥夹馍”的运营变成一百多页的操作手册,以量化的精确语言,配合大量表格、图形,覆盖店面运营的每个运营细节。

花了这么多心思,如此精炼的系统,王瑞曾计划以连锁经营方式,将“秦哥夹馍”在纽约以致全美推广开来。

但随着市场调研的逐步展开,王瑞犹豫了。“市场发生了变化,一边是高企不下的店面租金,一边是越来越多店铺受网络销售的冲击而纷纷关门大吉。”

而店铺选址也颇为不易。周边是否有足够目标客户,他们是否接受自己的产品,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传统零售业的难题。以前以价格和服务著称的一些企业纷纷开始转型。在消费者一端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很多人已常年不去零售店购物,大部分购物都通过网络解决,人们似乎越来越懒得逛街。

在美国,亚马逊以电商模式直接冲击了沃尔玛的传统零售业,实现零售业的革命性变革,以庞大高效的仓储对抗昂贵的商业店面,突破地理区域限制。这似乎是解决零售业选址困

金融城传真

## 金融城饮酒阶层分析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中国人在放假过节时,难免会有各种觥筹交错的聚会。而在伦敦金融城里,即使这段时间不放假,可喝酒也是同样少不了的事情,而且喝上几杯似乎已是一项“全民运动”,毕竟从银行的年轻实习生,到衣冠楚楚的董事总经理似乎都钟爱此道,这点从银行大楼下酒吧生意兴隆的程度就能看出来。

在经常阴雨连绵的英国,拥有强大抗抑郁效果的饮酒,可谓是跨性别和跨地域的全民性爱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全球各国酒精摄入量排行榜,英国也可以排进世界前20名。英国人虽普遍好喝酒,不过在喝的种类上却泾渭分明。比如有钱人都喜欢喝葡萄酒,中产阶级偏爱杜松子酒,而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最爱的则是烈性的威士忌和大杯啤酒。因此看到一个人的杯中物,大概也能对其社会地位了解几分。

无论是爱尔兰的健力士黑啤酒,还是苏格兰威士忌,这些谷物酿造的酒都算得上是英国的本土饮品,价格相对便宜,且群

华尔街夜话

## 美国兑现TPP之路将不平坦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本周,全球最受关注的经济事件当属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国,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贸易协定)。这份由美国主导的、涵盖国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GDP五分之二贸易协定,吸引了世界目光,被认为是美国意图重写全球贸易规则的关键举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协定达成的第二天发表讲话,对该协定大加赞赏,认为其为美国产品和服务“拆掉了壁垒”,“开辟了新的市场”。不过,总统背书并不能保证未来美国国会批准该协定的过程将会是一帆风顺的,TPP在美国的兑现之路恐不平坦。

首先,自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立场两极化趋势日渐明显,从每年的联邦政府预算到一些具体项目的批准,两党总是缠斗不休,直到最后一刻才肯妥协退让。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批准政府完成TPP谈判所需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上的反复较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多月内,授权法案的议案在参众两院多次被否决又被重新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难和高昂租金的完美答案。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王瑞脑海中,“电商模式能适用于餐饮业吗?新做出来的菜和放了15分钟的菜能一个味道吗?如何远程投递?如何保鲜?如何保证口味?”为了找到答案,王瑞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头钻进厨房,开始了几个月的煎炒烹炸,闭门造饭……

2015年春天,王瑞辞去精算师工作,和伙伴们创立“酷谷厨房”,开始追寻打造美国新中餐梦想。陆续,曼哈顿的办公室开门了,美国农业部(USDA)认证的中央厨房投产运行了,品牌设计完成了,菜单拟好了,团队紧锣密鼓而又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规避了昂贵的店面,中央厨房规模化集中加工,再通过快递公司,酷谷厨房的服务从开业第一天起就已覆盖美国东北部八个州的大部分地区,把肉夹馍和各种川菜美食直接送至美国东部千家万户。

海外选材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众基础好,在街头小酒馆就能买到,算得上是便捷物美。在17世纪末年,从荷兰引进的烈性杜松子酒逐渐在英国流行开来。由于早年管理得比啤酒松,因此很快流行开来。不过,很快就带来大量社会问题,不少路边醉汉手里都拎着杜松子酒的空瓶子。相比之下,喝葡萄酒喝醉的人就少得多,而其中理由其实很简单,葡萄酒大多都是进口货,价格较高,喝葡萄酒的人也大都自恃身份,这个讲究格调的群体一般不会醉瘫到桌子底下去。

虽罗马人在2000年前征服不列颠列岛时,就已把喝葡萄酒习俗带了过来,然而由于英国气候常年冷湿,没有欧洲大陆的炎夏与寒冬对比,英国的葡萄园缺乏让葡萄得以成熟的阳光,习惯干暖的葡萄很难在生长期短的海岛上有好的收成、结出上乘果实,因此本土酿造的葡萄酒一直难以形成气候。纵使通过工业革命,英国经济可以笑傲欧洲,但在葡萄酒酿造方面,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邻居相比却始终矮上一头。

然而正像缺什么就珍视什么,英国的

海外选材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者)和创业团队

王瑞(前排中戴眼镜